



繁花满枝。

## 风中的苦楝花

□董小飞 文摄

乘动车去绍兴,只为了看一棵开花的苦楝树。

这棵树,至今五十来岁。没人刻意栽种,据说由飞鸟衔来种子,落在河埠间的石缝里,悄然扎根生长,不知不觉便成了远近闻名的网红树。

去往这棵树的途中,要经过仓桥直街历史文化街区。这里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优秀奖,被誉为“活着的生活遗产”。

飞鸟无心,却恰逢机缘。它把树种带往文脉绵长的绍兴,丢进江南水乡的袅袅烟火里。能与仓桥直街为邻,这棵树大抵是不会寂寞的。

无数人为这一树繁花奔赴而来。临河茶座、两岸河埠、远处石桥,处处都站着人,远近错落,赏花拍照。

它氤氲在如烟似雾的春光里,伫立河畔,花开满树,枝叶疏朗。粉瓣紫蕊的细碎花朵团团簇簇,缀在纤长的枝条上,如一把轻盈巨伞撑开在河埠头。原本素净的白墙黛瓦,被繁花衬得鲜亮明媚。空气中浮动着清浅幽香——我从前竟不知苦楝花这般芬芳,难怪温庭筠赞它:“天香薰羽葆,宫紫晕流苏。”

人影在花影里温柔婆娑。乌篷船的欸乃声自远处漫来,有人轻喊:“船来了,快准备好。”埠沿边的模特立刻调整姿态,耳边传来指导声:“抬头,挺胸,眼睛看花……哎,好,就这样保持着。”

乌篷船载着游客缓缓从花下穿行,船夫手摇脚划,船桨拨起的水花在阳光下碎成粼粼金箔。船身轻快掠过水面,



依水而生,花开满树。

揉碎的一树花影,又缓缓聚拢复原。

穿旗袍的女子从对岸茶楼的木窗里探出身,隔着河水与摄影师默契互动。几只肥硕的白鹅也赶来凑热闹,旁若无人地在落满花瓣的水面悠然嬉戏。

我跟着游人辗转于各处河埠,沉醉在满树花香之中。

我忽然想起了另一棵苦楝树。

它长在我家附近一片荒芜的空地上。周遭杂草丛生,窄小河流之上,横亘着一座石桥。那棵苦楝树便倚在石桥旁,枝干歪斜,身形矮壮。往日途经,我偶尔会侧目凝望,目光却更多停留在身侧的石桥。老树与石桥相依,自带一种简练至极的沧桑质感。我从未见它开花,也无人特意为其驻足。相伴它的,唯有石桥、飞鸟,还有它自己沉默的影子。

后来荒地动工建房,它被圈进围墙之内。谁料房屋封顶后工程骤然搁置,工地就此荒芜,围墙也未曾拆除。近四年光阴里,围墙内先遭内涝,又遇野火。我一度以为,这棵歪脖子树即便未被砍伐,也难逃水淹火炙的劫难。

今年春日,围墙坍塌。我意外发现石桥已然拆除,唯独它安然存活,枝干比从前愈发粗壮。更让我诧异的是,4月中旬,它竟悄然盛放。花色偏清浅靛蓝,如温润青花瓷,繁叶簇拥,层层叠叠。全然不似绍兴那棵,花繁而叶疏。

原来这些年,它深陷积水与野火,默默自我疗愈,拼命扎根,执着朝着向阳处生长。在无人注视、无人赞叹的荒隅,随性舒展,自在生长。遵循时节,按时发芽,按时开花。

绍兴的苦楝树,无疑是幸运的。立身闹市,被世人偏爱珍藏。花瓣飘落镜头之中,落进乌篷船里,融进江南水墨画卷。长久被人凝望,它盛放的模样,似带着几分温柔取悦的姿态。

而荒野里的那一棵,花瓣落于泥土,落于火烧后的焦土,落进自己孤寂的影子里。无人过问它的花期,无人在意它的枯荣。满树枝叶,皆是与自己的低语:我活着,我安好。它终是活成了最真实的模样。浸过水的根系再度萌发,烧过的枝干再度开花。循着自己的节奏缓慢生长,不必取悦任何人。唯把一缕清香,赠予路过的晚风,赠予独一无二

## 哑姑

□何增辉

晚饭后,独自坐在茶室喝茶,不知怎的,忽然想起了哑姑。时间过得真快,翻一翻朋友圈,才惊觉,她离开我们,已经整整四年了。

哑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,天生不能言语,一生未嫁。想来,大爷爷是怕她这样的性子,嫁到别人家会受委屈,才舍不得让她离开。我也曾想过,若当年大爷爷点头应允,如今她或许已是儿孙绕膝。可这世上,从来没有如果。

哑姑的语言,是“啊、哇、呀、咿”这些简单的音节,高低起伏,便成了她的话。外人听来,只是一片混沌的呜咽;我却能从她眼里的光彩、手上的比画,猜个大概。猜中了,她便笑,皱纹一点点舒展开,那一声“啊”拖得长长的,满是温润的欢喜。若是猜不中,她便急,声音急促起来,双手在空中画着只有她才懂的符号,有时还要踮着脚,寻求相近的物件来指点。我们这些孩子,也常学着她的样子,与她“啊啊”地应答。这场交谈,明明是各说各的,心意却奇异地相通。现在想来,那热闹的“哑剧”里,藏着的大约是人间最朴拙的温情。

哑姑待我和妹妹极好。上世纪80年代,没有什么稀罕的水果。记忆里,盛夏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,中午时分,哑姑背着锄头,锄头柄上挂着一只篮子,晃悠悠地朝我们走来。“啊,啊啊啊,咿,哈哈……”她一边笑,一边像变魔术一般,从篮里拿出绿得发亮的胡瓜,红得耀眼的番茄,还有带着细毛、半黄半白的黄金瓜……“喏,咿咿咿。”她把这些新鲜得能滴出水的瓜果,一股脑塞到我怀里,慈爱地望着我们。瓜果被太阳烤得温热,我们用井水一冲,便迫不及待往嘴里塞。时至今日,我仍能回味到,那鲜甜里裹着的太阳的味道。哑姑的笑容,她那双温柔明亮的眼睛,也一直清晰地浮在我脑海里,挥之不去。

后来我参加工作,和妹妹偶尔回乡看她。她总是老远就认出我们,急急迎上来,一把抓住我们的手。那双手枯瘦,却很有力,像老树上盘结的根,紧紧攥着,不肯松开。她仰起脸,对着我“咿呀”不停,脸上每一道皱纹里,都漾着笑。我依旧半猜半应地和她说话。她在说什么呢?也许是问我在外冷暖,也许是诉说平日里的琐碎,也许只是积攒了太久、无人可听的家常。我其实多半听不懂,可那时那刻,懂与不懂,似乎都不再重要。要紧的是,有一个人,还这般热切地想对你说话;要紧的是,我们还能这样,一个急切地说,一个耐心地听”。临走时,她总要走到村口的矮墙下,倚着墙角,一直望着,直到我们的身影缩成一个小黑点,消失在路的尽头。那倚墙而立的身影,便成了一幅剪影,深深刻在我心上。

再后来,哑姑住进了养老院,她是真的老了。再去探望,她饱经风霜的脸上,布满深深的皱纹,曾经明亮的眼睛有些浑浊。那双手,宽大粗糙,每一根指头都僵硬难弯,皮肤皱巴巴的,像老树皮。她依旧慈爱地看着我们,“啊啊”地比画。那天,她不停地揉着膝盖,皱着眉“呜呜”出声,我懂了,她膝盖疼得厉害。我拿起苹果,想为她削一个,她却摇摇头,摆摆手,指指自己残缺的牙齿,“啊啊”地比画着,哦,我懂了,她已经咬不动了。

夜很长,也很静。哑姑这一生,便像深秋的一片叶,悄悄地绿过,黄过,最终静静地归于尘土。她未曾留下一句言语,却又仿佛说尽了一切。那些说不出的苦楚与欢喜,都化在了那双勤劳的手里,化在了那只盛满瓜果的竹篮里,化在了每一次无声、却胜似有声的凝望里。

哑姑,您在那边,还好吗?这条长路,您独自走了九十年,冷暖自知。愿您来世,春风能听懂您所有的歌谣。